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Д. С.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著

#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卷一：生平与创作

Толстой 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杨德友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刘小枫 ● 主编



#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卷一：生平与创作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俄)梅列日科夫斯基著;  
杨德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80-5380-6

I. 托… II. ①梅… ②杨… III. ①托尔斯泰, L. N. (1828~1910) — 灵魂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1821~1881) — 灵魂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①B921②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736 号

##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本)

[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

杨德友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700 千字

定 价: 59.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卷一：生平与创作)

译自俄文版 1903 年圣彼得堡皮罗日科夫版《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版

## 中译者前言

梅列日科夫斯基 (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 1865 – 1941) 是俄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半期最有影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宗教思想家之一。从 1881 年开始发表诗作到 1941 年去世,无论在俄国时,还是在国外长时间流亡时期,他都一直不断发表作品。他的著作大部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今日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梅列日科夫斯基工作之勤劳、知识之渊博、视野之宽阔、思想之深度、影响之巨大,令人钦佩。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成就,涉及欧洲和俄国文史哲各个领域。在为 1914 年二十四卷本《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所写的言简意赅的总序开篇,他曾对自己的写作目的有如下说明:

有意眷注这部文集的读者将会发现,尽管各部著作性质不同,有时候还互唱反调,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是一条链条的各个环节,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它们不是好几部书,而是一部书,只不过为了阅读方便而分册刊印罢了。是一部书,说的是一件事。对于现代人类,基督教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贯穿在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我只是描述自己一贯的内心感受。(谢翰如译文)

这篇“总序”虽然写于 1914 年,但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直到 1941 年去世这一段很长时间内写作的其他著作而言,同样中肯。“基督教

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写作，无论诗歌、戏剧、小说、传记，还是评论。作者说自己不是哲学家，但是，他的著作作为整体，所表现和叙述的恰恰就是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只不过，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哲学思想不是以理论阐述的方式来表达，而是通过解读历史人物、尤其通过剖析人物的灵魂、精神过程来展现来表达。因此，他写的传记小说很难归类，既像是奇妙而深刻的文学评论，又像是风格独特的小说。所以，他的宗教哲学著作读起来一点不让人感到枯燥。

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作的时代，是俄国文学史上所谓的“白银时代”（据说继承了十九世纪初期以普希金、果戈理等人为代表的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一般认为指 1890 - 1917 年和十月革命后初期。在这个时期，俄国社会受到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文化上受到西方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的影响，出现了十分活跃的气氛，比如文学上的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和未来派等，以及宗教哲学方面的索洛维约夫（1853 - 1900）、布尔加科夫（1872 - 1944）、别尔嘉耶夫（1874 - 1948）和舍斯托夫（1866 - 1938）等人的著作。在历史和文化的转折时期，知识分子都难免要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寻找未来的精神发展方向。在这些宗教思想家中，梅列日科夫斯基显得非常特别，这部写于 1900 到 1902 年的两卷本（每卷分上篇和下篇）长篇作品《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明证。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现代文学的泰斗，我国读书界非常熟悉，研究文献也很多。即便如此，这部一百多年前写下的皇皇巨著仍然让我们感到震撼性的力量：通过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及其主要作品的剖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图审视俄罗斯现代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的灵魂，揭示俄罗斯现代宗教思想所面临的问题，探索这些问题在现代语境中的深层宗教哲学意义，独具匠心。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文学批评性质的论著，而是关于灵魂学的宗教哲学论著。一个人的灵魂是看不见的，可见的是



一个人的作为和作品。就作家来说，唯有通过其作品，我们才能窥知其灵魂；但要通过作品窥知一位作家的灵魂，又非常困难，因为，作家在作品中并没有直接露面，而是借自己笔下的人物说话。本书卷一题为“生平与创作”，以传记材料为基础，力图通过作家的“行为”来透视其灵魂；卷二题为“宗教思想”，完全通过两位作家笔下的文学人物来透视作家的灵魂。靠剖析作品来剖析一个作家的灵魂，需要非凡的洞察和解析才能，如此解析作品，看起来像是文学批评，实际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几乎与作家的灵魂问题毫不相干。

写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后，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了“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旨在“反映历史——全世界的历史、即所有世纪、所有民族的历史，理顺历史上全部的基督思想”。第一部《诸神死了：背教者尤利安》（1896）审视的是罗马帝国确立基督教为国教三个世纪之后的事情，当时又恢复了对奥林匹亚众神的崇拜，基督教与多神教这两个真理又出现了对峙。在第二部《诸神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0）中，“两个真理”的对峙变得更为复杂，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思想斗争更为尖锐，因为，这时出现了最可怕的“反基督”的世界性力量：现代国家。第三部《反基督者：彼得与阿列克塞》（1903 - 1904）以“现代国家”问题为框架，进一步展开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思想斗争。书中的彼得被刻画成建立反基督国家的人物，“恶的天才”；他可笑地一味模仿西方国家，驾驭他的是反基督的意志。阿列克塞走的则是基督之路，却受到不公正审判，以殉难告终。

梅列日科夫斯基写作三部曲第一部时，同时着手写《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两书主旨显出共同之处。反过来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伟大的俄罗斯灵魂的剖析，是以基督与反基督为基本的戏剧推动线索的。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在《艺术世界》杂志上连载，历时近三年（1900年到1902年）；单行本也随即问世（《世界艺术》杂志版，卷一：1901年；卷二：1902年）；1903年，卷一第

三版出版（圣彼得堡皮罗日科夫版），中译本卷一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在1911年沃尔夫协会出版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本书被编为第VII、VIII、IX卷中。本书被译成多种外语，有大量评论（参见1914年《全集》，卷XXIV文献）。中译本卷二根据的就是1914年《全集》第XI—XII卷。

在俄国，这部著作在1914年收入24卷本出版之后，到1990年苏联解体之前没有以任何形式再版。译者本来希望找到近期版本，指望有当代俄国学者添加的注解和说明等等，但没有成功。这部中文版全书共约54万字，由于承担其他翻译，竟十多年才完成，也算了却了一番心愿。

这部著作的文风彰显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风格。不足之处是原文没有注释，引用文段落没有标出出处和版本等，圣经引文也仅部分标明出处（正文中引用文句之后）。没有指出出处的句子，译者尽力在中文圣经和合本中查找，恐难差强人意。

杨德友

2008年12月

山西大学

## 《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序言 (1914)

梅列日科夫斯基

有意眷注这部文集的读者将会发现，尽管各本书性质不同，有时还互唱反调，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是一条链条的各个环节，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它们不是好几部书，而是一部书，只不过为了阅读方便而分册刊印罢了。是一部书，说的是一件事。

对于现代人类，基督教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贯穿在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无论问题的提法还是答案，都是多种多样的，其间存在着矛盾。如果我是一位布道师，我就要急于消除它们，或者掩盖它们，以便增强布道的效力；如果我是一位哲学家，我就要抓住一个思想，穷追到底，求出一个统摄全体的因素，就像光线对于水晶体。可是我既不是布道师，也不是哲学家（如果有时我当了前者或者后者，那也是无心的，有悖于我的本意），我只是描述自己一贯的内心感受。而且，我想，不管我的描述是多么不尽人意，它毕竟是存在过的事物的真实记录，自有其价值。因为我遇到的东西，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也遇到过或者将会遇到，我过去和现在所感受到的，许多人也感受到或者将会感受到。不管现代人怎样回答“基督教是什么”这个问题，问题本身是回避不了的。

· 矛盾会破坏系统性，削弱传教力，但是却确认了感受的真实性。

不论水晶的完美多么诱人，我还说宁可要植物的尚不完美、不均匀、与外界矛盾以及从内部战胜矛盾的成长。我不要追随者，不要门徒（赞美上帝，我现在没有，并且希望永远没有），我只要伴侣。我不说：您到哪儿哪儿去；而说：要是我们同路，那就一道走吧。我知道我在往哪儿走，而那个地方，英国人是走不到的。如果说在我写的东西里还是有布道说教的话，那么，我说的只有一条，亦即：不应当说教，不应当有一个引导者，而应当大家一起走。走出“地下”，克服孤独——任务就是这样。如果我的“纪事”里反映出这一点，那么，这些“纪事”就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我并没有赐予人们真理的野心，但是我希望，也许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寻求真理。如果是这样，那就请他跟我并肩去走那曲折崎岖、有时甚至黑暗可怖的道路，与我分担我感受到的那些矛盾的痛苦，有时甚至是绝望的痛苦。读者在一些方面等同于我，如果我从矛盾中走出来了，那么，他也一样会走出来。

举例说明。当我着手写作“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的时候，我觉得，存在着两个真理——基督教讲的是天上的真理，多神教讲的是尘世的真理；将来，这两个真理结合起来，那宗教真理就完满了。但是，在我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要把基督和反基督结合起来，乃是渎神的骗局；我知道了：两个真理——天上的、尘世的——已经融合在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身上了，融合在那个为普世基督教所信奉的人身上了；我知道了：在他——唯一真神身上的真理不仅是完备的，而且还在不断被完善、不断成长、永无止境，除他之外，再不会有其他。但是，我现在还知道，我必须把这个骗局延续到底，以求看到真理。从一分为二到合二为一——这就是我的路，我的读者旅伴如果在要点上，亦即自有探索上，与我等同，那么，也会走到同样的一个真理。

再举一例。在我写作研究著作《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我认为，或者说，我倾向于认为，俄国的专制制度，确切地说，它与俄罗斯东正教的联系，是一股正面的宗教力量。尽管出

于全然不同的原因，我也和弗·索洛维约夫<sup>①</sup>、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认为俄国的独裁政治是通向神权国家，即尘世天国的途径。在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既然在宗教上我主张把基督与反基督结合起来，那么，我也应该谋求两者在社会生活上的结合。但是，在写作《未来的下流人》和《俄国革命的先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俄国独裁制度的宗教力量确实很大，但却不是正面的力量，而是负面的、魔鬼的力量。我也知道，不理解这股力量、熟视无睹、不懂得尊重它，乃是俄国革命诸多失利的原因。只要与旧秩序的斗争仅仅局限在政治层面上——像迄今为止所进行的那样，斗争就不可能胜利。革命与猛兽搏斗，然而却以为对方是四脚野兽。革命是尘世的革命，然而敌人却不仅仅是尘世的。为什么革命会这么软弱地缴械，原因就在这里。它犹如重剑猛击幻影，是连敌人的一根毫毛也不能够刺伤的。

导致我得到这种认识、使我睁开眼睛观察俄国独裁制度的，并不只是对基督与反基督世界性斗争的历史沉思，以及我自己内心的宗教体验和外在的俄国生活事件。如果读者在这些想法上也和我一样受到诱惑，那么，也会和我一起战胜诱惑的。我再次意识到：不彻底理解诱惑，就不可能战胜诱惑。

是的，例证已经够多了。我担心我说的这些话已经侵害了读者的自由。那就让我再说一遍：如果愿意而且可能的话，请我的旅伴跟我结伴行走；如果不是这样，就请离开我，因为我是不会拉着他人跟我走的。

最后，我愿意尝试就我所写的著作列出一个很简要的示意图。

“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描写两种本源在世界历史上的斗争，写

---

<sup>①</sup> 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他试图把宗教哲学、科学和伦理学综合在一个统一的基督教内，在教皇领导下把俄国东正教与天主教联合在一起，遭到俄国东正教和政府的反对。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对实证主义者》、《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等。他的象征主义诗歌对俄国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译者注

的是过去。《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莱蒙托夫》、《果戈理》描写的是俄国文学中的这种斗争，写的是现在。《未来的下流人》、《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在平静的河流中》、《患病的俄罗斯》描写的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斗争。《古老的悲剧》、《永恒的旅伴》、《诗集》则分别引导我走到一个问题的道路上的各个路口的路标，这唯一的、涵盖一切问题的问题，就是关于两种真理——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真理在神—人现象中的关系。最后，《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乃是从两个本源的斗争对俄国未来命运的关系中来研究的。

这自然只是外观的、死板的示意图，是一座迷宫的几何草图。至于构成活生生的植物生长的内部组织结构，大概我比任何人知道得都少。我只知道一点：我不想建构什么，我只要成长、培育，至于是否取得了成功，是不应该让我来评判的。

我知道，在我同时代的人之中，我的读者旅伴不多。但是，我也不是形影相吊。如果没有亲密的朋友、同一信念友人的帮助，我所取得的成就就要比现在少多了。如果只能指望同时代的人，那么，从事宗教事业的人，无论多么缺乏谦逊，也是不敢贸然这样做的。然而，我们种白菜，是为了自己，而种树，则是为了子孙后代。

我把我的劳作、我们的劳作，奉献给这样的一代俄国人：他们能够理解，基督教不仅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而且将来也必定存在；基督不但是完备的真理，而且是可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真理；俄罗斯的解放、世界的解放，只能奉基督之名实现，岂有他哉。

（谢翰如译，杨德友校）

# 目 录

|                                   |     |
|-----------------------------------|-----|
| 中译者前言 .....                       | 1   |
| 《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序言（1914） .....         | 1   |
| 引言 .....                          | 1   |
| <br><b>上 篇 作为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b>   |     |
| 第一章 .....                         | 13  |
| 第二章 .....                         | 24  |
| 第三章 .....                         | 33  |
| 第四章 .....                         | 46  |
| 第五章 .....                         | 71  |
| 第六章 .....                         | 85  |
| 第七章 .....                         | 105 |
| 第八章 .....                         | 125 |
| <br><b>下 篇 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b> |     |
| 第一章 .....                         | 145 |
| 第二章 .....                         | 167 |

## 2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

|           |     |
|-----------|-----|
| 第三章 ..... | 178 |
| 第四章 ..... | 207 |
| 第五章 ..... | 228 |
| 第六章 ..... | 258 |
| 第七章 ..... | 294 |



## 引言

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步入意识生活的那一代俄罗斯人，在涉及俄国文化前途方面，处于一种困难和肩负重任的状况之中，这大概是和彼得大帝以降任何一代人不同的。

我说从彼得大帝以降，是因为正是对彼得大帝的态度构成了最近二百年对俄罗斯历史理解两大派别的水分岭，虽然事实上在彼得以前和更远的历史中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这两个十分肤浅和不完备的术语所表示的这两派的斗争已经开始。西方派否认俄罗斯文化中固有的思想，在这一文化中只想看到欧洲文化的延伸、甚至模仿；斯拉夫派则肯定这种固有思想并且把俄罗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从这种极端而纯粹的面目来看，除了抽象思辨之外，两派是在哪里也不能直面相逢的。在科学、历史或者艺术等活动中，两派又不自觉地互相接近、汇合，虽然从来没有混合为一，最终也没有合为一体。这样，在全部伟大的俄罗斯人那里，从罗蒙诺索夫，经过普希金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存在着极为深刻的西方影响，却也不断地体现出固有的俄罗斯思想——虽然清晰程度和意识程度不如西欧的共同思想观念。到现在为止，斯拉夫派导师们的主要弱点都在于这种清晰性和意识之不足。

在西方派能够指称全欧文化和彼得的功绩，将其作为确定的和意识中的理想之同时，斯拉夫派则驻足于对往昔的浪漫而模糊的惋惜，或者对未来的同样浪漫而模糊的憧憬，只能指称极为清晰但不可移动又僵死的历史模式，或者极为不清晰、缺乏实体性和如隔烟